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八至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八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攻取

夫用師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摧堅壘而克敵成奇功
而定霸者也蓋夫梯衝之備鉤援之設竭機械之智冒
矢石之難先登以勵勇氣長圍以縱兵力皆所以振威
武而寧禍亂焉三代而下本兵柄者或奉亂致討誓衆

以進蓋以乘墉傳環以恣其攻擊樹梯鳴角以奮其勢
固乃麾城有振槁之易畧地成益國之美茂功舉集威
名震撼圖鍾石而兼著誓河山而不可朽者曷嘗不繇是
哉

楚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關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

鄆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鄆大夫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關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鄆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

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鄆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鄧師大敗鄆

人宵潰

郟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

翟祖國名氛
禘氣象也

曰氣吉
曰祥

歸寢不寐

欲伐翟
祖也

郟叔虎朝公語之

語以寢
不寐

出

遇士為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祖君若伐之可剋也

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郟叔虎將乘城乘

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職也
役戍役

郟叔虎曰既無老

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

壯事力役也
無謀又恥無功

被羽先升遂

剋之

羽烏羽繫於背
若今軍將負氈

公子嬰齊字子重為楚令尹魯成公九年十一月帥師

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月六日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月十日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荀瑩晉大夫將中軍士匄佐中軍荀偃將上軍魯襄公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祖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荀偃士匄請

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

以宋常事晉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瑩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

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

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班還也

知伯怒

知

荀瑩投之以機出於其間

出偃士匄之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伐偪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既成改之為亂命

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

無武功可執守

而又欲

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謂偃士匄將言耳

余羸老也可重

任乎

不任受女此責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

庚寅

月四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石間

甲

午滅之

荀吳晉大夫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種下曲陽縣有鼓亭

甚急

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使敵殺叛人增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滅鼓而返不戮一人

高癸齊大夫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亡其夫已為

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田紡纏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

投繩城外

或獻之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

登

繩絕
登城

登者六十人懸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

公懼啓西門出齊師入紀

秦白起為將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
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
里之城十里之郭復振齊國何為攻翟不能下也及攻
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
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

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菅立則杖鉞為士卒唱日恐宗廟亡失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橫帶馳乎淄澗之間有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援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趙襄子晉大夫簡子子也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

中牟自入

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

丈襄子擊金而退之

軍法鼓以進
衆鉦以退之

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
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
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漢周勃以中涓從沛公下胡陵方與

音房
豫

攻豐復攻碭

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畧定魏地
攻轅戚東緡以往至粟取之攻齧桑先登下蘄城攻都
關定陶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

多謂
功多

又攻東郡尉於成

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緄氏南攻南陽守齧破武
關攻秦軍於藍田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泗水郡名監謂監
郡破之豐縣下

嘗從沛公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

十三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後攻圍都尉陳留東郡

守尉於成武又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
師湯亭是河間守軍

於杠里破之杠音
江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

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

尸鄉南攻秦軍於犇攻宛城先登攻武關至霸上從入

漢中還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遷

為將軍攻趙首下郿槐里柳中咸陽

柳中即細柳地

灌廢丘最

以水灌廢丘也

從攻項羽屠煑棗攻鄒魯瑕丘薛

彭越為魏相國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

黃十七城

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從攻

緱氏絕河津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漢中旬水上之

關
受梁相國印從擊項羽攻胡陵

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降賜爵五大夫東攻濟陽下戶牖從攻南陽

灌嬰為中謁者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韓信已定齊地使嬰別將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僮慮徐三縣名

度淮盡降其城邑又攻苦譙

二縣名

追項籍至東城斬籍

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五十二縣

靳歙以中涓從沛公攻濟陽別西擊章平軍定隴西六縣

後漢鄧禹從光武自薊至信都王郎起兵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櫟陽禹為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

河

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

蓋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夏督駙馬都尉馬武等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

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八年彭與蓋延耿弇圍

隗囂於西城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

時以縑囊盛土

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

得出還冀漢軍退

吳漢為大司馬從征董憲憲與龐萌走保朐漢進圍朐

城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

音貢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

瑯琊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漢下朐城盡獲其妻子
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中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
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
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
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耿弇為大將軍時張步據齊地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
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之人

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後奔軍臨淄西安之間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奔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勢雖大而虛易攻奔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取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令軍皆蓐食會明咸請攻西安奔曰吾揚言欲攻西安令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且西安城堅精

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士卒必多死傷正使其城
張藍引兵入臨淄臨淄更彊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
月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耳奔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
藍聞臨淄拔果將其眾亡歸

朱雋為鎮賊中郎將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
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雋不許因急攻
連戰不克雋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
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尤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
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
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
曲陽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賊而已使諸
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繇是守
城不敢出時謂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
化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猗

猗惠君實完疆土

袁紹為冀州牧時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乃
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獻帝建安三年紹
大攻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
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
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
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
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
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
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

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

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旆歸人瀋水陵高瀋水

女六切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
喻急也

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為應

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

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

魏氏春秋侯者得書
紹與陳琳易其詞

如

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
保中小城自計必不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
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
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死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魏陳泰為征西將軍時蜀將姜維率眾侵魏依麴山築
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

諸郡秦禦之謂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
羌夷患維勞苦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
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
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窘
困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秦相對
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
之禽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
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吳董襲為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紮繫石為矧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進斬之

呂蒙為偏將軍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大帝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諸將皆勸

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圍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大蒙乃薦甘寧為升城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帝從之

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程普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進攻南郡走曹

仁

又云周泰與瑜程普攻曹仁於南郡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以郡內附武帝遣巴西馬融為交阯太守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健為楊穆代融與將軍毛炁等自蜀出交阯眾遣璜等距穆初霍弋之遣穆毛炁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不至吾受其罪穆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穆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

穆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伺為威遠將軍討陳聲聲保董城伺率諸軍圍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乃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前燕慕容恪為侍中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兵法十圍五攻段龕恩結賊黨眾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其促攻不過數旬雖能剋之但恐傷吾士眾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

固圍壘終尅廣固又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恪
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前以廣固無險易守難
攻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
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未易卒圖
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
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吾嚴濬
圍壘休養士卒兵不血刃坐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
六月而野王潰

宋劉勔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為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太宗遣勔率衆西討勔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若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

三寸劬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繫之以石車悉破壞後
乃降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
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
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
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

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又令取繖扉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常騎馬以

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廩親與爭之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廩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
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廩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
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
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合肥平

陳慶之為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
魏遣安豐王元明臨淮王元或率衆二萬來拒元明先
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

一鼓便潰後安西將軍元柳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
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
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
中侯

鄧元起天監初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前益州刺史劉
季連持兩端聞元起將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先遣
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
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

達於斛石卒死者千餘人師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捨郫還圍州城柵其三面塹馬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

連於京城開郛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
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

王僧辨為鎮衛將軍時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世祖
命僧辨南討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陣前斷水勢士卒
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辨憚之不敢輕進於是稍作連城
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益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命諸
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
於車輪與驃騎宜春侯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

陳程文季為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柵柵水中明徹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

吳明徹為征北大將軍北伐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

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
衆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
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
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出戰矣於是
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王會王
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駒駮
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

黃法氈

音俱

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大興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氈為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岨築城法氈遣左衛軍樊毅分兵於大岨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為拍車及步艦豎拍以攻歷陽歷陽窘急就乞降法氈緩之則又拒守法氈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櫓時又大雨城壞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氈止軍不令侵掠躬親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後魏慕容白曜為征南大將軍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討青州白曜攻歷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乃進討東陽入其西郭克之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

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五十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搗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

淳于誕以孝明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

馬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
魏子建共叅經畧時梁益州刺史蕭猷遣將樊文熾蕭
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郗乂令魏子建
拒之因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
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
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為歸路
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
攻焚其柵及時火起烟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

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
十一人熾為元帥先走獲免

源子雍為中軍將軍孝明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
征北將軍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
勅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
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
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

安頡為將軍宋朱循之城滑臺頡攻圍之糧盡將士熏

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母嘗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克滑臺囚循之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將圍襄陽攻梁下邳成克之擒其戍主尹道元俄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眾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梁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鄖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多

所克捷河北溢為丘墟矣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攻取第二

北齊堯雄仕東魏為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育寶為豫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率眾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三千人皆傳送京師

清河王岳初仕東魏為太尉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水灌城陷之

斛律光文宣天保三年為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屬為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雋等獲生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眾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

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
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至後主武平中
為并州刺史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
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
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平廣畧圍宜陽
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
捕虜千餘人而還

叱列平為開府天保中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

段韶為左丞相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二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

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士卒從北襲之又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乃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

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
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
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
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
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
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
樂陵郡公

斛律光舉為大都督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克

之

張亮為幽州刺史時侯景叛除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七城皆下之
王懷為持節廣州諸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
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

莫多婁貸文為汾陝大都督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
二州克之

斛律平為濟州刺史侯景渡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州

刺史敬顯雋左衛將軍庫狄伏連于畧定壽陽宿豫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後周楊樹初仕魏孝武時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

獨孤信為太子太傅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受代文帝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據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涼金三州賊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克之斬獲九百餘人齊王憲建義五年從武帝伐齊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

侯莫陳穎從滕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

隋于仲文為大將軍高祖初為丞相尉迴之亂遣仲文
發兵討之迴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
昌仲文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
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
至遂拔成武

楊素為上開府成安縣公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
梁治東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
所築

史祥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
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高祖聞而
大悅下詔褒之

韓擒虎為廬州總管大舉伐陳以為先鋒率五萬人宵
濟襲取采石進攻姑熟半日而拔

杜彥雲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伐陳軍至南陵賊屯據
江岸彥雲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
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崔仲方仁壽末以代州總管被徵入朝會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

陳稜為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分為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渴刺堯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為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堯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堯自以軍疲引入

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堯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唐張士貴隋大業末高祖起義為右光祿大夫拒屈突通於桃林使東畧地下同軌已東城堡攻克熊州遂鎮之太宗以大軍圍王世充士貴率兵攻景華宮城拔之李大亮為安撫大使攻王世充樊城鎮克之斬其將周大安下其城柵十四所并取沮華二州

許紹為硤州刺史攻蕭銑荆門鎮克之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攻王世克之梁郡克之

田世康為黔州刺史攻蕭銑五州四海鎮皆克之

劉世讓為行軍總管攻竇建德黃州刺史克之

周法明為黃州總管攻蕭銑安州克之獲其偽總管馬
貴遷

李仲文為行軍總管鎮并州劉武周頻遣兵入境仲文
擊輒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薛萬均為殿中少監副柴紹擊梁師都諸將見賊險固

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賊嬰城自固君集諭之不下其夜有星墜其城內詰朝攻之及午而克遣中郎將辛獠兒率勁騎為先鋒夜趨其都城君集以大軍繼進頓兵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既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尚

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過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於是率諸城降者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飛石雨下國人大懼智盛計無所出於是遣其將麴士義中郎趙曉居守親與綰曹麴德俊出城自謁請改事大國君集諭令早降智盛詞色甚慢薛萬均忿然作色曰城當擊取小兒何足與言因麾兵而進戰士爭奮智盛大懼伏而言曰唯公之命於是開門降款

李勣為特進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九年授東道行軍

大總管從太宗征遼攻盖牟城督軍疾戰砲車齊奮石
下如雨梯衝遞進晝夜不輟拔盖牟城獲戶口二萬餘
人倉糧十萬餘石又率騎攻遼東城城中有鑠甲鈇矛
有高麗云前燕時於天落下以保佑其城者高麗大城
皆立朱蒙廟蓋其先祖聞兵將至粉飾美女進朱蒙為
婦日槌牛以祭之夷巫鼓舞云朱蒙大悅城必克全聞
我軍中有拋車飛三百斤石一里之外者甚懼之於是
城上積木編板以戰數加繩網於其上以拒飛石勅列

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其樓閣無不傾
倒晝夜不息者旬有三日馬克遼東城以為遼州又師
次白巖城白巖城因山臨水疊石為之四面險絕其可
攻之處纔六十步勦又以衝車撞之所向摧潰飛石流
矢雨集城中勦又攻市安城甚急城中每見太宗幡旗
必乘城鼓譟太宗甚怒勦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
內聞之人皆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
城東南隅高麗亦裨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番次攻

之日六七合拋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壞處即立木柵道宗以樹條包壤為土托積土以為山其中開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造山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頂去其城數丈而俯臨城中道宗遣果毅傅伏愛領隊屯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陟以排其城城壞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自頽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人積火縈排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高宗顯慶五年拔百濟之真都城初定方率衆自城西濟海趨真都去城二十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專擅為王假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士登城立幟於是泰開門頓顙請命龍朔元

年定方為右驍衛大將軍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勤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信安郡王禕玄宗開元中為朔方節度使

時石堡城為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河西隴右計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為吐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其衆寡不敵吾則以死斷之苟利國家此身何足可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據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為振武軍自是河隴諸

軍遊弈拓地千餘里哥舒翰為隴右節度時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不拔天寶八載玄宗以朔方河東羣牧之衆十萬詔翰都統攻石堡城數日不克召其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秀巖請五日克之如期而拔

曲環陝州人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

崔旰以漢州刺史統西川兵出西山討吐蕃旰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

可穴謀知之以告肝乃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
因西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蕃衆相語曰崔肝皆神
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時嚴武為劍南節度聞之
大悅裝七寶輿迎肝入城都以誘士衆賞賚過厚

肝後改名

寧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城都北
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
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

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在鹿頭
之東使梟將高霞寓親鼓鹿頭板緣而上矢石如雨又
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
下瞰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蜀既
平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文宗太和二年八月從諫引
漳河水灌賊界深冀兩州

梁朱珍自唐僖宗光啓初太祖置為諸軍都指揮使會

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昇遂乘其墉滑州平

牛存節初為滑州過後指揮使唐昭宗乾寧三年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衝破其西壘城奪其濠橋諸

軍俱進遂陷其城

楊師厚為滑州節度使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強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

康懷英初為軍校唐昭宗光化元年從氏叔琮伐襄陽以一軍攻下鄧州天復元年太祖率軍迎昭宗於鳳翔李茂貞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懷英領前鋒之眾先登一鼓而破之翌日太祖方至二年四月道昭復

領大軍屯於號縣之漠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交鬪戰酣發伏以擊之岐大軍敗廊師李周彝屯軍於三原以為茂貞聲援又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天祐三年各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及太祖受禪

加檢校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伐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期於必取乃築壘環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為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為行營都虞候

王彥章為許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時晉帥陷鄆州中外大恐以彥章代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揚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

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屋木編棧
置步軍於其上與彥章軍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
中流交鬪流矢雨集或舟楫覆北及楊劉凡百餘戰彥
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晉
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濠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
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軍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
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
退

王檀為許州節度使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晉王入魏州分兵攻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玉門開以獻項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開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會蔣殷據徐州以叛朝廷以福

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鄆與鄆帥牛存節率
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偽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
援鄆逆擊破之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
以獻

後唐李嗣昭為蕃漢行營都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中汾
州刺史李瑋據城為叛嗣昭將兵攻城三月而拔斬李
瑋進攻慈隰下之獲刺史唐禮小將張唐向弘于等又
攻潞州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

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為敵及聞嗣

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

嗣昭
小字

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鬪

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

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

棄城遁去遂取潞州

符存審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月

將兵五千討張源德於貝州時城中賊衆三千每夜分

出剽掠州民苦之皆願墜其城以安耕作及存審至賊

保壁自固因以八縣丁壯塹而圍之九月賊衆三千披甲出城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貝州平

董璋初仕梁為列校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率師攻陷之即以璋為澤州刺史

李承嗣為雒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

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
李建及初從武皇為遼州刺史攻楊劉自寅至未汴軍
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湮塹率先登梯遂拔之

閻寶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時鎮州張
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
張文順以獻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
決大悲寺漕渠以侵其邪

晉張廷蘊初仕唐莊宗為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

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儔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
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總軍
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
能禦尋斬闕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
已下

楊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范延光據
鄴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圍又奏賊城四面
凍合壕水請添兵併力攻取尋分命使臣往諸道抽取

齊赴魏州軍前光遠逼寇氏門置寨賊勢愈蹙

漢史弘肇為都督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
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

趙暉為鳳翔兵馬都部署以討王景崇高祖乾祐二年
十二月暉上言前月十一日夜分命兵士燒賊城諸門
鹿角戰具賊並不出鬪敵擇日攻城次三年正月上言
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景崇舉家自燔

周景殷為雒州刺史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收復馬嶺

關

曹英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總兵討慕容彥超於兗州

梯衝塹壘頗有力焉會太祖親征併兵攻陷其城

一說廣順

二年兗州行營曹英言臣等部領大軍至兗州營于西門外尋令馬軍都指揮使王全斌壕寨使萬超城四面相度攻圍城勢二月又言塹地圍城第二重三月又言進洞屋二步差任漢謙充諸寨提舉使四月又言發火燒毀賊城敵樓七十間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著
移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若乃
任以牙爪委以心膂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安危所
注社稷是衛固宜休戚之同體赴蹈而畢命焉三代之

後居其任者或臨患不忘其國或殺身有益於君或累及而行明或難至而節見舍生以全義竭力以舒患遺風餘烈煥乎前聞古人所謂死而不朽久而彌新者誠哉是言矣

秦蒙恬為內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胡亥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

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

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

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

桀殺闞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
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
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
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
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漢紀信為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
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間出投
間隙松

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
漢王而出西門遁走松出也

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

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

天子以黃纛為蓋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
注之一曰以犂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

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
樅公史不知其名故曰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
殺信

周苛為御史大夫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
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生得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
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若汝也趣讀曰促

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苛

烹為煮而殺之

韓信為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

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

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必謂必信之

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

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

稱金石者取其堅固

然終為

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

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

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

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郎中宿衛執戟

言

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將數

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飼

言聽計用

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與足而王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

聽

夏侯嬰從高祖擊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

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罷讀曰疲常踈

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踈音撥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

著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擁樹馳雍讀曰擁

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

而致孝惠魯元於豐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下邑

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北第者近北之第嬰最第一

曰近我以尊異之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帝常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由此帝益重之

後漢劉稷為光武兄伯升部將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

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稷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竇融行河北五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

項

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

以利合為從以威勢

相脅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

南越故曰尉佗也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

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

也士會齊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

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

不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

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李涉三七之節紀

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也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

其占

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初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

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

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

暴露也著見也

智者所共見

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

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

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

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術亦發使遺融
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
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蜀國都尉勞
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
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
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
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

猶荆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則漢勝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

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

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免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

輔之以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刷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

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

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

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

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野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王者有

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

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皆驚以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

一作

之情融即復遣鈞

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

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

假猶濫也

守持

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

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威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

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

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翼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區

區友至高平

高平今涼州縣也

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

封間行通書

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

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

以慰藉之甚備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鮑永從更始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并州朔

方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
大司徒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司徒遣使
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司徒等封上將軍
列侯印綬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
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事更始不能
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是而
意不悅

吳漢為司馬性彊力每從帝征伐帝未安居漢常側足

而立

耿弇為大將軍為張步所攻光武聞之自往救之未至
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
乘輿已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
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來歙為中郎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進
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

不能仰視歛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

報國故呼巨卿

巨卿蓋延字也

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

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

誠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

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祭遵為征虜將軍無子兄午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

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

祭彤為太僕將萬餘騎伐北匈奴坐逗撓下獄既出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恩厚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甚嗟嘆之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

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
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
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
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
汚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歛光
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雒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
斛縑五百疋

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

惜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

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

殊難得調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援又謂

平陵孟異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草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班超為將兵長史在西域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因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

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十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遂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皇甫嵩為右車騎將軍平黃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異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張楊為河內太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

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雒陽諸將不聽楊還野
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
糧迎道路遂至雒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
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

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時獻帝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
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承使結
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

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害

魏龐德為立義將軍與曹仁禦關公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公公當殺我後親與公戰射公中額時德嘗乘白馬公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公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

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公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公所得立而不跪公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公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

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
不為賊將也遂為公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
其二子為列侯

徐晃為橫野將軍與蜀將關公宿相愛公攻曹仁於樊
太祖遣晃與公達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
馬宣令得蜀將軍頭賞金千斤公驚怖謂晃曰大兄是
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郝昭為將軍築陳倉城太和二年十二月蜀將諸葛亮

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
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
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
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曰人兵不
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
不識也詳乃去

許允齊王時為中領軍時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
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

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
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
鷄青頭鷄青頭鷄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
景王因是謀廢帝

諸葛誕為鎮南將軍時母邱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
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又誕據
有淮南之地司馬文王新秉政欲徵誕為司空乃遣賈
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雒中諸賢皆願禪代

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
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雒中
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
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
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雒不復得用欲斃出將見人遊戲
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絃聞之
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雒邑斃出遊戲揚州何
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

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絀誕表曰臣受國重
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絀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
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
端忿絀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絀即日
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
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
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孫禮為冀州牧以定平原清河界為曹爽所怒後除城

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徃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規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恐不可忍

蜀霍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
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
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關公初事先主為別部司馬行徐州太守事後為曹公
所禽曹公壯公為人而察其心誠無久留之意謂張遼
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公公歎曰吾極知曹公
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公言報曹公義

之

傅彤為將軍從先主征吳進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儉為左郎中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姜維初為奉義將軍先是馬謖敗於街亭諸葛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張翼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一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霍弋為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
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
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
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
羅憲為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
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守二千人
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

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至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

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
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
大帝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
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帝跪止之昭坐定仰
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

慮淺短違逆聖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
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
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辭謝焉

徐盛為中郎將大帝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為吳王帝
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
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雖吞巴蜀而令吾
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
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呂蒙為將從大帝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
凌統以死捍衛

董襲遷偏將軍曹公出濡須襲從大帝赴之使襲督五
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
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
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大帝改服臨殯
供給甚厚

周瑜為大將軍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

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鄢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賀齊為將時大帝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大帝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

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戒
大帝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陸遜為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
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大帝誅壹深以
自責

張悌為屯騎校尉晉伐吳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
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者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
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

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
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
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還可取之今渡江逆戰
勝不可保若或推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士賢愚
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
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
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
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軍行散盡相與

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晉毛炤為將軍與吳軍戰殺吳前部督修則陶璜等後食盡為吳人所獲以炤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炤炤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炤諾之曰晉賊炤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皓汝父向死狗也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炤長子襲爵餘三

子皆關內侯

周處為御史中丞時太人齊萬年反處隸夏侯駿西征
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
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
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
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擊之處曰軍
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

戰處軍人未食形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
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
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
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受命之日何退之為且
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
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張光為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病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百姓悲泣
遠近傷惜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鎮襄陽雒陽陷沒遷于夏口時樂府
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
稷傾覆不能救者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
慷慨坐者咸愧焉

索綝為安西將軍時懷帝蒙塵長安又陷南陽王模被

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遷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緄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緄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并壇授璽之日封弋居伯又進前將軍尚書右僕射

劉琨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畧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

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
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
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
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
蹤前哲俯懼折昂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
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
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
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

身報國輒死自劾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
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
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
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醜肆虐於上
國七廟闕裡祀之嚮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
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質彌光升
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
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蒸嘗之

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駕下邱山之
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
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
上聞敢緣愚歎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
敗之愆收其一切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
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猶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超常伯征討之任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
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栢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

不從城父而濟入郟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
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
至深謹拜表陳聞後石勒據襄國及麴允敗劉曜斬趙
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
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
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絺總齊六
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
振於河曲峭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

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凶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龍襄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西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

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關向間隙寇抄相尋
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
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聽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
進退維谷徒懷憤踴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
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
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
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殞
首謝國沒而無恨又及二都傾覆社稷絕嗣元帝初鎮

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右司馬溫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
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
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
之手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
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既至引見具陳琨忠
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心辭旨慷慨舉朝
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
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

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琨為段疋磔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

劉沉齊王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沉為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留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并西征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

州兵至藍田顯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以命沉將武吏四
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父
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
使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父
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令七郡之衆及諸軍塢壁甲士
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
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顯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
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

逆沉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顓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
方沉渡渭而壘顓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
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顓帳下沉軍
來遲顓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
顓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顓竒
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
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
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顓曰夫知己之

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
袂之日期之必死殪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
哀之顯怒鞭之而後腰斬之有識者以顯干上犯順虐
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